



寂寞的歌人

秦淮◎著



寂寞的歌人

秦淮◎著

寂寞的歌人

玲子传媒 ◇ 心书 39

作者◎秦淮（陈龙玉）

发行人◎陈思齐

总编辑◎林得楠

执行编辑◎陈敏蓉

编辑◎谢章达 / 张惠芬

封面绘画◎陈瑞献

题字◎柳北岸（蔡文玄）

美术设计 / 制作◎陈明华

出版与发行企划◎陈旭 / 陈春辉

发行◎陈一贤

印务企划◎廖建雄

出版 / 发行◎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

印刷◎玲子传媒印刷部

地址◎ Blk 52 Kallang Bahru #04-17 Singapore 339335

电话◎ 65-62935677

传真◎ 65-62933575

电邮◎ info@lingzi.com.sg

初版◎ 2005 年 7 月

定价◎ 新币 18 元

ISBN ◎ 981-4157-81-3

版权所有 · 翻印必究

◇ 本书如有缺页、破损、装订错误，请寄回更换◇

Copyright © 2005 by LINGZI MEDIA PTE LTD

Printed in Singapore

谨以此书献给我已故的父母。

你是☼太阳
她是☾月亮
星星☆是孩子
我和妹妹俩

一家子星辰☼☾☆
我们守候在

东
北 南
西

以不同时间运行宇宙间
却有相同地久天长的思念

我们有人类的情义
恩惠是一种天生的关切
。关切！关切＝
彼此互放的光辉

——致平凡父母亲的一个更平凡歌手的思念。
特写于2005年此书付梓前并双亲节。

作者与胞妹龙珠
及龙珠之合照。



作 者 秦 淮



入世不深，有人问居所何处？

答说，不在象牙塔里。

因为我不是风月诗人。

入时生活，有人问哪里卖声？

答说，在心灵处弄歌。

因为我是寂寞的歌人。

（秦淮心语）

序

在中学时代就听秦淮的歌，几十年过去，~~《田园之歌》、《海水清又蓝》、《白云》、《天边一颗星》~~以及许多他的歌，都是我耳熟的经典。一把声音这么特出，只有发自一个诗人的敏锐、才学和表达力，以及比诗人素质更难得的作为一个人的善心和品德。秦淮同样可以用他的歌去购物，但是，更多时候，他却选择用歌声为善，他是最崇敬的歌人。

——陈瑞献

我在中学时代就听秦淮的歌，几十年过去，《田园之歌》、《海水清又蓝》、《白云》、《天边一颗星》以及许多他的歌，都是我耳熟的经典。一把声音会这么特出，只有发自一个诗人的敏锐、才学和表达力，以及比诗人素质更难得的作为一个人的善心和品德。秦淮同样可以用他的歌去购物，但是，更多时候，他却选择用歌声为善，他是最崇敬的歌人。

——陈瑞献



给秦淮

为《寂寞的歌人》出版而写

——杜红

你曾经歌唱白云^①

白云会因时光而消散

你曾经歌唱草原^②

草原会因季节而枯干

洪亮的歌喉会沙哑

美好的容颜会老去——

别人的歌

不唱也罢

今天，我们要以真诚

为你搭一个永恒的舞台

让你唱自己的歌

今天，我们不刻意点唱

那些难唱的歌

我们只希望你唱

那些许多人喜欢听的歌

请你不要企望听到现场的掌声

这一个舞台下的听众

只用心灵听歌

只用文字鼓掌

他们的掌声

不会当场停止

他们的掌声

会起落千年百年

2005年5月19日

注释：

①、②秦淮早期唱《白云》、《草原之夜》等曲而走红。



秦淮·诗人·歌人

——原甸

(一)

秦淮是一个诗人，又是一个歌人；秦淮先是以诗人出现的，然后又以歌人出现；秦淮以诗人出现的时候已经具有歌人的气质了，秦淮以歌人出现的时候已经是诗与歌兼具的诗人歌者了。

在我国，很少有能歌的诗人，也很少有能诗的歌人，秦淮是少数中的一个。

在歌艺上，秦淮是抒情歌手；在诗艺上，秦淮也是抒情诗人。抒情，是秦淮歌唱艺术的特征和主要手段；也是秦淮诗歌艺术的特征和主要手段。

秦淮的歌，有很多；秦淮的诗，也有很多。只是，他的处女诗集《无花的梦乡》出版至今已经三十年了。在三十年的时间相隔之后，他才再结集第二本的诗集，这是令人吃惊的。在各地文坛上，除去一些地区因政治对作家的压迫不论，三十年一书，可说除秦淮外，未有他人了。

“三十年一书”，说明了：秦淮对诗的执着，对诗的追求。知道秦淮的人，都知道秦淮的生活产生多大的变化，他的事业又有多大的变化。在这三十年间，他以歌人的身份征服了太平山下的歌坛，赢得了不薄的声誉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多少人在他个人“事业有成”之后背弃了一度被他奉为至圣的文学事业，多少人在“发达”之后暴露了他那“暴发

户”般的耻笑文学艺术的嘴脸。好一个秦淮，完全没有这般的市侩。当他足登五彩缤纷、热闹非凡的歌坛的同时，他并没有忘记这一支精粹的语言艺术——诗。摆在大家面前的这一束产量不菲的诗稿，正是铁的明证。

“三十年一书”，说明了：秦淮在诗、歌双栖的日子里，他是以多大的毅力，抗拒来自四面八方世俗的压力啊！诚然，诗与歌，原是一体；然而，在现代商业社会里，当艺术的价值单一化停留在利润的砝码上时，诗显然是被冷遇了，而歌（我们这里说的是与娱乐性相结合着的歌）却以无以名状的傲气凌驾在我们的精神生活的空间。一挫一扬，显示了商业社会人类的偏颇与无知。秦淮在作为歌人的艺术事业达至顶峰的时候，没有背叛诗；秦淮在作为歌人的名字大红大紫的时候，没有亵渎诗神。在秦淮的艺术生命中，他同时供奉诗与歌这两尊至圣至洁的艺术神。可以想像，必召来了多少的惊异、多少的嘲弄、多少的误解、多少的惊叹啊！然而，秦淮不为所动，日夜上香（如果他是佛教徒的话），日夜祈祷（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）。

秦淮，应该是一个令所有文艺逃兵惭愧的名字！

（二）

在文学家族里，诗是一个最不安分的孩子，他最容易为外界奇异的时尚所诱惑，因此，在每个时代，诗最喜欢赶新潮的。

新诗的年纪虽不大，可是，新诗对时尚的品味却是姿彩不俗的。它有一个时期很喜欢装扮，引来对华丽词藻的



追逐；现在，喜欢诗的人又发现，今天的新诗，对奇异的装扮确实是进入了另一个高峰。

从秦淮的第一本诗集出版到现在，三十年了，新诗经历了多少的曲折，也追赶了多少的潮流。不少诗人，赶了一段这样那样的时尚后发觉他们上当了，发觉他们“天真”了，“简单”了，有的为自己的“少作”而悔恨，有的为自己的“偏颇”而懊恼，有的追逐了一段“横的移植”后发觉路子越走越窄，因而有末路狂哭的感遇，有的在机械论的框框中兜了许多圈圈之后，发觉无限的生活之美尚被排斥在艺术之美外。

秦淮是这样的诗人：他绝不跟风，他绝不逐流。当人们把诗的任务和使命不适当地揠苗“求”长拼命拔高的时候，他娓娓地唱他自己的诗调，唱《贝壳》、唱《风声雨声》、唱《憧憬》、唱他的《无花的梦乡》。到了另一个时代，当人们把诗打扮得古灵精怪、七扭八曲的时候，他还是娓娓地唱他自己的诗调，坚决的拒绝一切的怪风和歪风，不管是来自“横的移植”的“玄”或来自质的变异的“妖风”，秦淮一概都坚决的、毫不容情的把它们驱逐出他的诗门外。也许，人们因此会非议秦淮，说秦淮的诗“老土”、“守旧”、“落伍”、“欠新潮”、“缺洋气”，但在一切东追西赶潮流的诗都纷纷寿终正寝的时候，秦淮还是有诗，而且出版他的第二本诗集。

(三)

无论过去和现在，许多人都爱说：一个诗人，首先一定要是一个人。人们要求诗人首先要是一个人，也许是从

一个立足人间、不避人间烟火的平凡人的角度出发；也许是从一个具有积极人生观的角度出发。这当然也都全对。

然则，从今天的实际社会和人的精神面貌而言，我以为，“一个诗人，首先一定要是一个人”，这一句话，首先一定要被理解成：诗人一定要是一个诚实的人，真诚的人，讲真话的人。真话，重要的是真话。我们不要伪君子，我们不要满口“人道”实则满腹“狗道”的伪诗人和假诗人。在这样的要求下，诗人可以不是一个战士，可以不是一个江东好汉，诗人可以吟风弄月，可以抒一己小小的、柔美的但却是绝对真实的情。

真实，重要的是真实！

我喜欢的秦淮，正是他坦诚的人与坦诚的诗。

在生活中，秦淮的坦诚，朋友们都知道的。

在诗篇中，秦淮也是永远和一贯的坦诚的。在“社会性”的要求发展到不切实际的时候，秦淮为了忠于“真”只抒他自己小小的情，没有与人凑热闹；在花巧“诗”铺天盖地的时候，秦淮仍然忠于“真”而用平实的语言抒他自己和别人都能明晓的情。想在熙熙攘攘的诗坛上，多少人强充“战士”，又多少人狂发“花痴”，秦淮却始终如一。

绝不回避自己的感情，姑不论是否会遇到正人君子的非议，这就是秦淮的诗一个大的特点。谁敢像秦淮一样唱这样的诗句呢：

.....

走到妒与恨尽头



乍然出现恩怨的坟场
想叹息的以后不再有了
恋栈的人生
如梦般的粉红灰飞了

情也匆匆
爱也匆匆……

而这样的诗句，正是出现在他的抒情诗《匆匆》之中，这是一首“遥寄于倩”的“小我感情”之作。于倩何人？她与秦淮的关系如何？读者们都知道。

我们还是要强调，我们需要的诗，首先是真诚的诗，真人性的诗。因此，我们接受秦淮的诗。古希腊的哲人曾狂呼：“把一切诗人逐出理想国吧！”而我们要说：要逐出理想国的诗人，应该是那些内心阴暗但却言不由衷地高呼道义的东西——在这时候，我们连加上各种引号的“诗人”都不吝于加诸给他们！

同样的，这样的诗句，恐怕有些“诗人”也是不敢下笔的：

一阵笑浪
冲不走当年的张狂
今夜 我更野蛮
双手高举一束恋火
要它 天亮燃烧

我追寻 爱的充满
——《我是一片云》

看秦淮的诗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坦诚的人的多面性，他有时固然吟哦男女的恋情，但是有时人性中的人道主义又占了某些诗篇的全调，一些劳苦者的苦楚境遇也常在他的诗笔下若隐若现，如对老渔民的同情与描绘，秦淮是很动情的。真是无独有偶，我们发现秦淮在三十年间先后写了两首描绘渔民的诗，题目同一，都是《老渔夫》。

老渔夫划着一只破船出海
去时 船儿空着一肚装不饱的饥饿
来时 载回满舱卖不掉的忧愁

月月 年年 赚不回一声欢笑
日日 夜夜 叹息像一条毛虫攀住嘴边噓不掉

在冷冷的海水里
撒下冷冷的鱼网
冷冷风呀
把希望吹冷了
吹得很冷了

这是1961年秦淮写的《老渔夫》。二三十年过去了，他对渔民的同情依然，令他再写了另一首《老渔夫》：



站在海边
送片片晚霞
迎张张归帆
数段段老残时光

呛咳一声
哟 老渔夫
你伤风了
鱼虾也感冒啦

鱼虾不能满载而回
半日年华早已贱卖
忘掉吧
明天再来营生

老渔夫今年六十七
儿子四十五
孙儿十九
管他妈三七二十一

不同写作的时间，不同写作的年龄，但同情贫苦大众之心则始终如一。后一首的《老渔夫》，令人想到臧克家的《三代》：“孩子/在土里洗澡/父亲/在土里流汗/爷爷/在土里埋葬”。

在这束诗稿中，有一个高昂的调子是很突出的，即是对自己国土的讴歌与赞美。我在阅读秦淮诗稿的时候，发

觉这是诗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取材倾向，表现在下列诗篇中：《敬礼，国旗！》、《国庆日礼赞》、《八月的歌声》、《如果我是你的儿女》，此外，《乡歌》亦是。这类作品的出现是重要的，尽管诗人在这方面的歌唱还只是停留在一般的对国庆庆典的讴歌上，但它说明了：秦淮在不断的丰富他作品的内容，不断的增加作品题材的多元画面。让我们想想看吧！今天，多少诗只是在自我把玩“字块积木”游戏的时候，秦淮对题材的挺进，对平实诗风的坚持，岂不是具有不太平常的意义么？

因此，我要为秦淮的诗艺劳动鼓起我的双掌。

1990年8月30日夜

附记：

在一个相当的时间里，我躲进小楼成一统，没有涉及文字，也隔绝了与文化界的一切交往，这对我仿佛也是另一种的“真空状态”；在这种状态里，许多原是熟悉的人和事都会被忘记的。秦淮，在我的脑海里，也仿佛越离越远；偶而想起他，都是带着一阵灰蒙的记忆，心底里只能祝福着他。

一周前，突然接到了他的电话，欣喜不在话下；约见了，又告诉我，他决计要出版一本新诗集，又是一个欣喜。他说着说着，掏出了一篇稿纸已经泛黄的文章，定睛一看，我都怔住了，原来这是我在1990年为他计划出版的一本诗集写的序文（他原计划的诗集没有付梓，但在若干年前只以爱国诗篇归类出版了一本诗册），时间荏苒，一



眨眼便十五个春秋了。我自己都察觉，面对着十年八年未曾见面的秦淮，面对着手上的这一篇十五年前为他写的序文，面对着绝对残酷无情的时间，我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拖着一响沉长的唏嘘。

秦淮要我在这篇序文中作些补充，但我不想，因为，原汁原味是最令人寻味的，正如他的诗，旧的又何须改呢？我的序，旧是旧了，但又何须修呢？我向来喜新却不厌旧，因此向秦淮说：一切照旧吧！只是让我加上一小段的补充说明便是了。

这一段补充的闲话原是可以就此打住了，但是在秦淮的一束新作（所谓新作是十五年前为他作序时未曾看到的）中却给其中的一首题为《用灵魂交语的几行悲凉》吸引住了，这是一首悼念他前妻于倩的作品，其情其意之真不去说了，我只愿说的是，这一首诗，你从头读到末尾，或者从末尾读起都可以，即是说，你可以顺序的读，也可以反序（或说逆向）的读，而且，反序、逆向的读，更有诗味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

但古人很聪明，他们一早就说了：“诗无达诂”，这就是说，一切扑朔迷离的诗界现象，恐怕都不是用逻辑或分析所能诂清楚的，但诗意恐怕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呢！我想。

2005年5月25日补记